

桂林春色(国画) 刘家生

微闻杂俎

说左道右

连航

左祖右庙的观念、左文右武的仪制，结婚照、全家福，乃至出席某些重要场合住男在左，女在右。可见，左右不但可以表示方位(左边右侧，江左山右等)，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《五运历年记》认为，中华民族的日月之神由盘古氏双眼(日左眼，月右眼)所化，日神伏羲在左，左手持矩；月神女娲居右，右手拿规。规和矩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秩序的象征。男左女右的说法也由此而来。

古代帝王是至尊，背北面南而坐，左侧即东边，因古人以东为尊，相应地左也就高贵起来。与此相仿，过去民宅都依此例而建，北房俗称堂屋、主房，因祖宗牌位设于正中而地位最高，所以开间、进深、高度等在尺度上都大于其他房间。一般而言，房间坐北朝南，大都东西长南北窄，故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(帝王之左)。

古代官制在不同时代，或以左为尊，或以右为尊。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“以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”以及《汉书文帝纪》“右贤左威”都是以右为尊。郑玄对《汉书》“吾极知其左迁”作注云“是时尊左卑右”由“是时”可推知，当时尊左而郑玄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尊右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贬官称“左迁”升官称“右迁”。车骑中，则以左为尊。空着左边的位置以待宾客称“虚左”如《魏公子列传》“公子从车骑，虚左，自迎夷门后生”。

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大小、高低、上下、长短、左右之分，大、上、高、长、左为阳，反之则为阴。男刚强暴躁属阳居左，女性温柔和属阴位右。“男左女右”在中医理论(望、闻、问、切)上，指的是男女生理上的差异，在中医诊断中，男子取气脉于左手，女子取血脉于右手，就连小孩儿患病观察指纹，也取男左女右。

近代常用“左倾”，“右倾”表示革命中的态度。左倾往往含有冒险意义，右倾却有保守意味，可以说左和右不再具有尊卑意义，仅作为语素存在了。

新书架

《戍卫一生——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》

李丽铮

刘辉山，古远兴十几岁时在家乡江西参加革命，后成为保卫中央首长的警卫战士。他们跟随红军爬雪山，过草地，九死一生到达延安，护卫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，挺进北京，参与组建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，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们继续警卫受冲击的军委首长，并奉命执行特殊任务。他们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艰苦卓绝历程和领袖领袖纵横帷幄的风采。

整理者刘新民、古远廷、古永江为二人的子女。
“胡闹!”老爷子又是一声。
“你才胡闹哩!”小荔子来劲了,分别指点几人,“你,老阿公,你,阿弥公,还有你,柱叔,你们全都老糊涂了,你们全都苟且偷生,你们全都忘了天国血仇,小荔子……”连跺几脚,小脸血紫,“我瞧不起你们!”

“丫头片子,懂个啥?”申老爷子低斥一句,厉声吩咐,“躺床上睡个好觉,明晨早点起来,耽误老阿公大事体,小心你的屁股!”
“大事体?”葛荔眼珠子连转几转,变过笑脸,凑上来,语气巴结,“老阿公,啥大事体啊?”
申老爷子嘴巴一撇,闭上眼睛。
葛荔看向苍柱,转过来搂住他的脖子,声音柔软:“柱叔?”
“天国叛逆露头了!”苍柱出声。
“哪个?”葛荔的眼珠子又转几转,“天哪,难道会是老七?”
“什么老七?”申老爷子的老眼一下子睁开,半是嗔怪,“是你七阿公!记住,他在鲁家,就是茂升钱庄鲁老板宅上,盯住他!”
“小荔子得令!”葛荔欢快应

随笔

西游随笔

陈勋康

秋天在北京赏红叶已不能满足游兴,顿生远走旷野的愿望,遂有西北之行。同去的有唐君夫妇、谢君夫妇,三家同游,边看风景边叙友情,自有一番乐趣。

我们乘坐的旅游专列,经过一天一夜的奔驰,到达第一站——宁夏沙坡头景区。下榻在中卫市一家新建的宾馆里。新的被褥,齐全的设施,可口的饭菜,热情的服务,使我们有如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当我问到刚刚去世的张贤亮时,服务员说:“我们宁夏就这样一个名人,他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,却早早地走了。”看她那难过的样子,我也不免伤感起来。尽人所周知,张贤亮一手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,每天的门票收入在60万之上,天天游客如织,排队买票也不一定买到当天的门票。

沙坡头,是全国独一无二很有特色的景区,偌大的景区里,有丰富的造型各异的沙丘,汽车旅馆,供你欣赏玩味,又有宽阔的黄河水面任你漂流,一排排的羊皮筏子,整齐地排列在岸边供你挑选……这一沙一水的自然景色让我依依不舍。
列车继续西行,那辽阔无边的大地在眼前掠过。在连绵起伏的戈壁滩上,一排排高压线铁塔,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,这时唐君、谢君拿起摄像机、照相机,摁动快门,连连拍摄。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感情,唐、谢二君都是终身从事高压输电工程技术人员,曾在祖国各地架设有无数的高压线铁塔,这些铁塔都是他们辛勤劳动、流血流汗的结晶啊!

列车穿过戈壁滩,换乘大巴,翻过海拔近4000米的祁连山,终于看到了我向往已久的青海湖。那开阔的湖面,水天一色,瓦蓝瓦蓝的白云在头顶上静静地飘,润泽的空气滋润着心田,令我心旷神怡。坐在湖岸边,贪婪地欣赏着蓝色静美的水面和身边那红花绿草,不由得想起了电影界的名人秦怡。92岁的秦怡在4月份也来到了青海湖,为她担任编剧的电影《青海湖畔》拍外景。作为一位表演艺术家,怎么会想起写剧本呢?用她的话说,就是想拍一部美丽的电影。我想,不久人们就会在银幕上看到美丽的青海湖了。

离开青海湖,又一次翻山越岭的长途跋涉,来到古老而又繁华的张掖。再往西行就是王维诗中说的“劝君更进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之地了,他说的故人一是亲友,二是描写无人烟了,然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,却有一座世界闻名的藏有无数珍贵石窟的敦煌,中外游人纷至沓来,如今盛况空前,再游敦煌就要预先登记了。夜宿张掖,次日到达武威。武威是天马的故乡,也是马文化的发祥地。李白曾经这样形容天马:“鸡鸣刷燕哺秣越,神行电迈蹶恍惚。”但“天马”究竟什么样呢?我有武威雷台看到了1969年9月出土的铜奔马,果然如当时郭沫若称赞的“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、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,还是从结构力学的角度,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,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。”并取名为“马踏飞燕”。2002年“马踏飞燕”仿制品被作为国礼赠送给来华访



山乡秋趣(国画) 郭峰

为我中考的事,爸爸妈妈一早就交上火气了,一个骂没本事,一个骂疯子,吵闹声震得窗玻璃一颤一颤的……

我赶紧钻进爷爷奶奶的屋子。爷爷趁机关门打坐。每回爸爸妈妈吵架,爷爷都关门打坐,也不劝架。奶奶倒是撒门溜了,每回溜时,都翻爷爷一个白眼,嘟囔道:“一个丑样!”

我摇着爷爷说:“爷爷,劝劝吧,他们干吗动不动就吵啊。”
爷爷捋着胡须,问我:“你爸是谁的儿子呢?”
“是您的儿子呀!”爷爷将我问糊涂了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爷爷露出一丝苦笑。
我纳闷道:“对什么呀?”
爷爷说:“说明他是句家的种!”
“爷爷,这是哪跟哪啊?”
“爷爷奶奶也吵吧?”
“吵啊。不过没爸爸妈妈这样天翻地覆!”
“这就对了。”爷爷得意地说,“告诉你啊,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比你爸爸妈妈吵得还厉害呢!如今老了,吵不动了。”

“干吗要刀枪相见,难道心平气和不好吗?不吵会死吗?”
“这就对了。你堂爷爷,不吵吧,凡事忍吧,郁闷死了吧!你大姐,不吵吧,离了吧!邻楼那阿姨,不吵吧,跳楼了吧……你想,吵都吵不起来,生活还有啥味?”

我疑惑地看着一脸诡秘的爷爷,冒出一句大不敬的话:“爷爷,你是一个大坏蛋!”
爷爷拨弄着胡须,笑问我:“你爸爸妈妈为啥吵?”
“他们为我中考的事吵,担心过不了分数线。”
“这就对了。吵,说明彼此在乎。为你吵,说

这就对了

蒋寒

明他们在乎你!知足吧,小子。”
“我不明白。一位作家叔叔说得好,两个人吵架,就像两棵树互掐,你不让我长高,我就折断你。”

“错!小子。你看我和你奶奶,吵了一辈子,七老八十了,仍旧活蹦乱跳的。看看小区的爷爷奶奶,有几个老伴还健在,一个走了,另一个也就快了。那就是吵不起的下场。”

我不解地看一脸坏笑的爷爷,恍然大悟道:“我终于明白了,我爸是遗传了您!”
爷爷梳理着胡须,笑道:“这就对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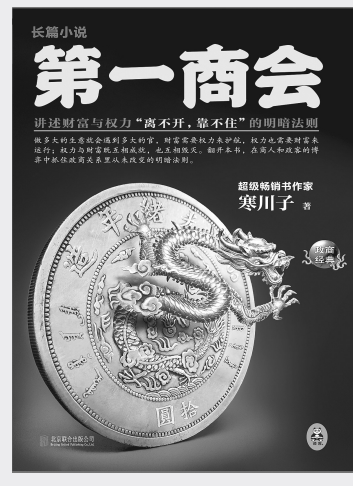
我双眼冒出了火苗,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,在爷爷眼里,一定是可笑极了。
爷爷将我揽入怀中,抚摸着我的头发,自言自语道:“打是亲,骂是爱,不打不吵不自在。你还小,啥都不懂。”

正说着,只听门外乒乓乓乓地摔起了东西,爸爸妈妈由“文攻”变成了“武斗”……我无助地看着爷爷。
只见爷爷捋着胡须,闭着眼睛,喃喃道:“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有火憋在心里,早晚得憋出病来。这就对了!”

“爷爷,您还幸灾乐祸?”
“嘘——”爷爷忙堵住我的嘴,说,“马上就停战了。”

果真,门外没了动静。

连载



在中国领地上大打出手,日方胜出,支持日本的英人趁势照会清廷,依据《辛丑各国条约》第十一款之规定,再次要求续签商约,以期在上海滩及长江沿线商贸战中获取更多惠权。因涉及南洋,朝廷派他与英人主谈,不料刚一接阵,对方就抛出一连串共二十四款修约议案,且议题之精准,之详

问的美国总统布什,名声风靡全球。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,“马踏飞燕”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。我热爱旅游事业,多年以来身穿印有“马踏飞燕”标志的背心,对这匹飞马情有独钟,对雷台这块飞马的出土地恋恋不舍,临别时我“牵走”了三匹“马踏飞燕”。

西行最后一个景点是天水。金张掖,银武威,金银不换是天水,她不但人口众多,而且风土人情厚厚,物产丰富。天水城西的伏羲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祭奠胜地。人文始祖伏羲是三皇之首,诞生于天水。伏羲在天水三阳川的卦台上,仰观日月星辰的变幻,俯察山川万物的法则,而创画了八卦,即天、地、风、雷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从此天地万物在人的眼里有了较为明确的意义。

中国四大石窟天水有其一,这就是麦积山,现存各类塑像7200余身,壁画1300多万平方米,享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美誉。30年前,我第一次来到麦积山,还是姑娘的王继月为我导游,生动的讲解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高中毕业,不去考大学,我问她为什么,她说:“我一辈子都离不开麦积山。”30多年后的今天,我又一次来到了麦积山,自然想起了当年的导游王继月,当地人告诉我,她没有离开麦积山一步,三年前病逝了,儿子继承了她的事业。我沉默良久,暗暗地称赞道:麦积山窟今犹在,不见当年王继月,子承母业做导游,人生贵在有追求。

穿过几棵大树,在树林里猫了腰,放轻脚步,以免踩碎枯枝惊动了它。“唧唧唧——”听声儿更近了,似乎在就在头顶。以手扶定树身,仰目搜寻,关注一个个枝头,检视一条条树枝,定睛一团团暗影……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,真是奇怪。“唧唧唧——”鸣叫声清脆悦耳,听上去像在窃喜偷笑,似是笑我蠢笨。

好吧,不让我见就算了。转身离开,走到树林南头,刚要迈步走上公路,踩断了一截枯枝,“啪——”的一声脆响,像燃放了一支新年的爆竹,竟把自己吓了一跳。接着听到头顶枝叶间传出“扑簌簌”的声音,有鸟飞走。赶紧循声望去,一群鸟儿落在不远的枝头。

我悄悄躲了过去,只见公路两侧的行道女贞树,没有落叶,绿绿森森,满树的黑色果实,一嘟噜一嘟噜,有鸟儿正在进食这难得的佳肴。那鸟比麻雀体型略大,鸣叫声音清脆,婉转多变,额至头顶黑色,两眼上方至后枕白色,形成一白色枕环,腹白色具黄绿色纵纹,甚是漂亮。哦,原来是白头鹎。

白头鹎是雀形目鹎科的小型鸟类,性活泼,常呈3~5只至10多只的小群于果树上活动。有时从栖处飞行捕食,多活动于丘陵或平原的阔叶灌丛中,也见于针叶林里。性活泼,不甚畏人。常在树枝间跳跃,或飞翔于相邻树木间,一般不做长距离飞行。杂食性,既食动物性食物,也吃植物性食物,是农林益鸟之一,值得保护。

郑板桥说得好:“欲养鸟莫如多种树,使绕屋数百株,扶疏茂密,为鸟国鸟家。”这正是他的“天地笼鸟观”。眼前的景象就像一具开放式的鸟笼,林林总总的树木,为鸟类提供了生存的条件,鲜有人打扰它们的生活,这是鸟儿的福气,也为人类增添一分快乐。

爷爷小声说:“该打扫战场了。”
爷爷真是个预言家,我透过门缝往外看,只见爷爷弯腰捡东西,妈妈打扫地上的碎碗……目睹爸爸妈妈打扫着战场,相视而笑。忽而雨天,忽而晴天,我就真的不明白了,大人咋这样呢?搞不懂。

我问爷爷。
爷爷卖起了关子,说:“等你奶奶回来,你问她吧。”
一家人总算回到平静当中,奶奶踩着点回来了。

我悄悄问奶奶:“奶奶,大人干吗喜欢吵呢?比如你和爷爷、爸爸和妈妈,咋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呢?”
奶奶惊讶地看着我,回过神来,手一挥:“去去去,小屁孩,赶紧复习去,争取中考考个好成绩!”

爷爷接过话:“这就对了。复习才是当务之急。”
我又求爷爷回答。
爷爷指指阳台上那盆玫瑰花,说:“你敢握住花枝么?”

我一把握住玫瑰花枝,“啊!”刺得用手叫疼。奶奶嚷着爷爷,为我吹着刺红的手心。
爷爷笑道:“这就对了。就是这个理。刺,专刺靠近的人,靠得越近,刺得越痛。明白了吧?”

我摇摇头,说:“那么两个相邻的国家呢?也是这样吗?”
没料,爷爷一把搂住我,一张大手在我头上欣喜地奔跳着,说:“这就对了!肯动脑子了。国家跟人一样,靠得越近,越容易受伤,不过,经常吵一吵,会更好。”

我看着刺红的手心,隐约感觉到了爸爸妈妈吵时的痛。

眼睛

冬日鸟趣

马科平

午后在广场上散步,冬日的阳光灿烂,晒在身上暖意洋洋,突然旁边的林子里传出“唧唧唧——”的鸟鸣声。抬头看看,周围的树木落光了叶子,树枝瘦骨嶙峋,哪来的鸟儿?仔细聆听,的确是鸟的声音,清脆高亢,宛转悠扬,并非幻觉。于是专注去听,好奇地想知道它是何属种?还没听出个名堂,叫声没有了。

继续往前走,猜想它可能是飞走了,说不定一会儿还要回来,期待再听到它的声音。冬天气里还真难得听闻几声鸟鸣。眼前这片小树林,槐树、榆树、银杏,树梢上光秃的银色枝丫如虬髯一般,把天空划分成无数小块,看不见什么鸟儿,赶紧收回目光,心想也许是过路的鸟,说不定早已飞出去好几里地了。

正要转身离开,“唧唧唧——”鸣叫声又从林子里传来。带着喜意,我赶紧趋前,听辨声音出处,想眼见这耐寒的鸟儿。目光循声而去却还是连一片鸟的羽毛也未见到,仍是枯枝败叶在寒风中摇曳。“唧唧唧——”叫声在持续,仔细瞧了一会儿,还是只闻其声不见其踪。心里突发奇想,这是在与我捉迷藏吧?

穿过几棵大树,在树林里猫了腰,放轻脚步,以免踩碎枯枝惊动了它。“唧唧唧——”听声儿更近了,似乎在就在头顶。以手扶定树身,仰目搜寻,关注一个个枝头,检视一条条树枝,定睛一团团暗影……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,真是奇怪。“唧唧唧——”鸣叫声清脆悦耳,听上去像在窃喜偷笑,似是笑我蠢笨。

好吧,不让我见就算了。转身离开,走到树林南头,刚要迈步走上公路,踩断了一截枯枝,“啪——”的一声脆响,像燃放了一支新年的爆竹,竟把自己吓了一跳。接着听到头顶枝叶间传出“扑簌簌”的声音,有鸟飞走。赶紧循声望去,一群鸟儿落在不远的枝头。

我悄悄躲了过去,只见公路两侧的行道女贞树,没有落叶,绿绿森森,满树的黑色果实,一嘟噜一嘟噜,有鸟儿正在进食这难得的佳肴。那鸟比麻雀体型略大,鸣叫声音清脆,婉转多变,额至头顶黑色,两眼上方至后枕白色,形成一白色枕环,腹白色具黄绿色纵纹,甚是漂亮。哦,原来是白头鹎。

白头鹎是雀形目鹎科的小型鸟类,性活泼,常呈3~5只至10多只的小群于果树上活动。有时从栖处飞行捕食,多活动于丘陵或平原的阔叶灌丛中,也见于针叶林里。性活泼,不甚畏人。常在树枝间跳跃,或飞翔于相邻树木间,一般不做长距离飞行。杂食性,既食动物性食物,也吃植物性食物,是农林益鸟之一,值得保护。

郑板桥说得好:“欲养鸟莫如多种树,使绕屋数百株,扶疏茂密,为鸟国鸟家。”这正是他的“天地笼鸟观”。眼前的景象就像一具开放式的鸟笼,林林总总的树木,为鸟类提供了生存的条件,鲜有人打扰它们的生活,这是鸟儿的福气,也为人类增添一分快乐。

古渡清秋

王琳宏

玉门古渡秋,大河泛轻舟。长天鸣归雁,秋水凫沙洲。邱岭列翠屏,金滩一望收。稻菽涌金浪,芦花飞不休。清风开襟怀,渔歌解烦忧。世人羡鸥鹭,机巧尽可丢。

公子,吃喝嫖赌俱齐,这又染上烟瘾,交一拨狐朋狗友,干什么败什么,偏又最得夫人宠爱,丁大人每想至此,头大不已。

“老爷,”车康这又接上了,话中有话,“昨晚的事体,奴才一想起来就冷汗直冒。没想到如夫人身手介快,眨眼睛就……”

“不讲这事体了,”见车康一直在褒扬如夫人,丁大人打断他,“士杰可在?”

张士杰是惠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,也是丁大人极为器重的金融大才。车康立马出去,使人召到士杰。

“士杰,”丁大人转动佛珠,开门见山,“这召我来,是想听你钱业事体。昨天我到钱业公所,感觉有所变化了呢。”

“老爷讲的是,”士杰拱手应道,“钱业一直在变,但总体格局仍无大动,值得一提的,是茂升号异军突起,跃居第四名。如果不出差错,年底或可名列第三,直追润丰源和善义源!”

“茂升号?”丁大人的佛珠停转,眼睛略睁,“老板可是姓鲁?”